

前方神仙出没，请自备武器小心捕捉

桃花易醉

红瑶
◎著
HONGYAO WORKS



**忘记戴主角光环也就罢了，
捏回个神仙以为翻身把歌唱却从此霉运不断！**

陆瓶笙万万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么悲壮的一天
本想回提安分守己开个小店赚点小钱
就算让她做女仆也就认了



却不料引来了一个任性又傲娇的神仙！
好吧，看在这个神仙是桃花的份上
但说好的守望相助同进同退

他怎么能独自跑出去升级打怪呢？为了做神仙背后的女人，她也要主动出击啦！

可是……神仙大人救命啊！ 对面敌人太多，她顶不住啦！

前方神仙出没，请西看试翻小心博探

桃花易醉

Tao Hua
Yi Zui

红瑶
◎著
HONGYAO WORKS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桃花易醉 / 红摇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570-0242-8

I . ①桃… II . ①红…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0138 号

出 版 人: 刘志松

总 策 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何清文

文字编辑: 孙 逊 张丽君

版式设计: 黄 芸

封面设计: 黄 梅

封面绘制: 板凳喵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 邮编: 510060)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新村工业园区财富大道 16 号)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58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	✿	✿	✿	✿	✿	✿	✿	✿
不死的命运	囚禁在异界	死神的羽翼	瓶笙和妖骨	被妖惦记了	神仙难伺候	沦为女仆了	禽兽的战争	神仙和萌猫	蛟妖的鳞片
120	107	094	081	068	052	038	025	014	001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翼族的王者	132
第十二章	神族的心机	146
第十三章	伯鬼的幻发	159
第十四章	焰然的孽缘	173
第十五章	可爱的幻身	187
第十六章	一群狐狸精	202
第十七章	是真还是假	216
第十八章	师父狐不药	231
第十九章	洛临去哪儿了	248
第二十章	翼族的主陵	261
第二十一章	瓶牢的绝望	276
第二十二章	狐泽的新王	290





第一章 蛟妖的鳞片

陆瓶笙站在陆记草药铺门前的石板路上，仰头望向巷道上方湿漉漉的天空，随意挽在脑后的长发滑落细碎的几缕，散在肩头。

已经连续十多天的阴雨天，天气总不见晴好，雨偶尔停一会儿，灰色的阴云也低低压着，浓郁地凝滞着不肯散去。巷子两侧墙头上的蔓蔓青萝被雨水浸得绿意宜人，凉风穿巷而过，陆瓶笙身上的浅绿色棉麻衣裤衣袂飘荡，宽松的袖口被风撩起，露出一截如玉皓腕。古朴幽雅的环境，随性的衣着打扮，女子清丽的容颜，这样的一幕若是看得久了，难免令人沉醉。

但巷子空空的，没有别人，她独自站了一会儿，眼中浮起一丝担忧，低声念了一句：“药鹰怎么还不回来呢？”

白色平底软鞋踏着青石板路上的薄薄积水，发出沥沥轻响。陆瓶笙走回她的陆记草药铺，开始整理一格格抽屉里的各色中草药。

这个小小的草药铺子，最初是陆瓶笙的父亲创办经营的。父亲去世后，她就独自经营着，生活、工作全都在这里。草药铺的门面装潢得古朴雅致，不怎么起眼，藏在这条古朴安静的巷子深处。巷口外面，城市正在蓬勃生长。

凌城的土地上，沉淀着一千年的历史尘埃。

凌城地处神、魔、人三界的交界地带。远在数千年前，这里只有一座小小的驿站。之后这里逐渐成长为一个村庄，一个镇子，一座城。千百年来，凌城不知历经了多少次神魔间的战火浩劫，繁华起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聚居在此的种族十分混杂。

六百年前一场大战，神族大胜，魔族退隐进自己仅存的领地，几乎销声匿迹。此后，三界局势安稳，凌城的居民逐渐以人类居多，也有不



少神、魔、仙、妖隐居其中，鲜以真实身份示人。因此，凌城表面上与人界城市一般无二，只是车水马龙繁华的表面底下，与凡人的世界总是不同的。

陆记草药铺位于凌城一条名叫“沙砾巷”的小巷深处。

拐进小巷，尽管只有几步之遥，城市的喧嚣已被隔离在身后。时光在这里仿佛是凝滞的。这样一个位于城市深巷中的草药铺，生意大概不会好到哪里去。

可是陆瓶笙从来不缺钱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巷不在深，有陆瓶笙，则灵。

她的铺子里那一排排格子抽屉里装的，不全是寻常草药。

陆瓶笙不是普通的药贩子。她的主要收入，来自收购与倒售各类天上少有、人间难觅的奇珍异草。许多法师、道士、修仙者，为求一味奇药，常不远万里，携重金慕名而来。

门口突然落下一片巨大的阴影，随着“扑啦啦”一阵翅响，一只个头不小的老鹰飞了进来，“啪”的一声，将一块大大的片状物丢在地上，径自落在陆瓶笙的诊桌上。她惊喜地转头看去，叫道：“药鹰，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你被人打下来烤着吃了呢。”

药鹰霸气地蹲在桌上，一对金色的凶目狠狠瞪了她一眼，低头扭了几下脖子，把挂在颈子上的一个布包脱下来，然后咕咚一下仰倒在桌上，两只铁钩似的爪子朝天伸着，闭眼做死鸟状。

陆瓶笙笑了，走过去挠了挠它的肚皮上的软毛：“好啦好啦，知道你辛苦了。你迟了两天回来，我担心坏了呢。”

听到主人温温软软的贴心话，药鹰顿时舒爽了，闭着眼惬意地享受爱抚。但陆瓶笙只摸了它两把就缩回了手，去查看药鹰脖子上脱下的布口袋里装的东西。

“火涎草……紫渭茎……三界果……哎呀！齐了呢！等会儿就通知张真人来取货……”她粗略算了算将要进账的金额，美得嘴角上扬，对药鹰说话的口吻格外体贴，“采齐这几样一定费了很大周折吧，药鹰你真能干！有没有受伤啊？”说着，她便用手指撩着药鹰的羽毛，查看是否有伤口。

药鹰是陆瓶笙的父亲年轻时驯养的，年龄比陆瓶笙要大。这种鹰凶猛善战，智力超常，嗅觉灵敏，经过训练以后，只要给它嗅过草药的样品，它就能飞越千山万水，从深山老林中找到同样的草药带回给主人。

这些珍贵草药的附近常会有蛇虫猛兽占据守护，药鹰必须战胜守护者，才能夺得草药。

因此，药鹰外出采药回来，身上往往是带伤的。

好在这一次药鹰虽回来得晚些，但似乎一切顺利，瓶笙没有在它身上发现伤痕，倒见它一只爪子偏了一下，指向地面。她愣了一下，低头看去，这才注意到药鹰方才丢在地上的一个盘子大小薄片状的东西。

“这是什么？”她问。

药鹰白眼一翻，再躺回去做死鸟状。就算它知道那是什么，它的尖钩嘴能说话告诉她吗？再说它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东西得来不易。药鹰在采药回来的途中，落在一汪黑水潭旁边的小屋上歇脚，看到水边的草地上落着这么片东西。凭着采药多年的直觉，它感觉是味有用的药材，就展翅落在草地上，踱着方步走过去，准备捡起来。

它尚未取到，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名男子，先药鹰一步拾起了片状物。

药鹰被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翅膀扑了两下，离地飞起，迅速后撤。只见这男子身着一袭黑衣，长长的乌发用黑丝缎松松地系在脑后，衣着和气质与一般人很是不同。此时，药鹰回过神来，发现看中的东西被抢了，顿时大怒，颈毛竖起，威胁地大叫了一声。

黑衣男子正用修长的手指拈着捡到的东西细细查看，听到挑衅的鸣叫声，抬头向药鹰瞥来，冰眸泛寒。药鹰接触到他的目光，忽然间仿佛被摄去魂魄一般。它是一只禽类，难辨人类面容的美丑，只觉得这人身周环绕着震慑一切的气场，让它不由自主驯服地落在草地上，低伏了脑袋，做出膜拜的姿态。

黑衣男子低头看着它，微微一笑，眼中寒意滤去，如蓄星光，说：“原来是一只药鹰。”

听到这话，药鹰不安地扭了扭身子。能认出是药鹰的人毕竟很少。

男人轻轻抬手，把手中的片状物朝它晃了晃，嘴角微扬，对它说：“想要吗？”



它期待地伸着脖子，贪婪地看着。

“拿去吧。”嗓音充满磁性，十分悦耳。

仿佛摆脱了被施了定身魔咒的状态，药鹰展翅飞腾离地，小心翼翼地靠近男子，探爪抓住片状物，然后猛拍翅膀忽地冲上云霄，狂飞而去。

抢了就跑，是药鹰的采药原则。

黑衣男子的长发被药鹰翅缘的劲风激得扬起，仰望着抢到了东西开心跑路的药鹰，低声说了四个字：“封族族徽。”眼眸深处，微光闪动。

药鹰用它那在脚肘上文了一个特殊的黑色翼形徽纹的爪子，总算把这半要半抢来的片状物带回来了。东西太大装不进布袋里，它只好一路用爪子拎着，可累死它鸟大爷了。

瓶笙用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把片状物拎了起来，仔细查看。这东西呈一头略窄的圆形，淡青色，半透明，似玉非玉。她凑近嗅了嗅，异腥扑鼻。

“这是……”瓶笙狐疑地端详着，忽然转身走向里屋。

她出来时手中多了一本古旧的书，封面上书着三个繁体正楷字：异珍志。这本书还是父亲留给她的，收录着各种奇珍异宝。不过其中倒有一大半只存在于传说中，难说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

发黄的纸页被一页页翻过，瓶笙终于找到了她想找的。竖行的密密麻麻手写小楷，还配了一张图，图中画的是一条蛇状怪物，面目狰狞，双目之间突起一只独角。

“蛟！”瓶笙低声惊叹，“这是一片蛟鳞。”她的手指滑过蛟鳞边缘湿润略软的一段，接着说，“而且，是一片新蜕下的蛟鳞。”

蛟鳞？听上去很稀罕的样子！是不是很值钱？主人会不会重重地奖励它？药鹰期待地看过来。

“这东西也没多大药用价值。”瓶笙接着又说。

药鹰被这话砸得又躺了回去。

她抬头望向门外，目光似乎穿越了小巷的墙壁，投向遥远的虚空，低声说：“蛟妖现世，要为祸一方呢。蛟鳞没什么稀罕的，倒是那蛟头上的独角，可是难得的奇珍。只是……有人能降得了这种怪物吗？”

言毕，她摇摇头，把蛟鳞放在窗台上晾。这东西晾干了以后研磨成粉，可以作为驱邪收惊的药材，药效比起蛇蜕来应该略胜一筹。

然后，瓶笙拌了一份精美的鸟食犒劳药鹰。

在药鹰欢乐享用的时候，她给自己泡了一盒大碗面，坐在药鹰身边准备开吃。但她刚刚揭开碗上的纸盖儿，一只钢钩巨爪就从横里探来，结结实实地扣住了整个碗口。

陆瓶笙怒了，竖眉瞪着药鹰：“喂！这是吃饭的碗！怎么能用你没洗的脚踩呢？”

药鹰一对金色眸子睨视着她，不答。

她眨眨眼睛，毛顺下去，讨好地说：“嗯……我也十分厌恶这些垃圾食品，也知道吃多了不利健康，可是你知道这雨连着下了好多天了，我都没出去买菜，囤粮也没了，只好吃这个了。我明天就去买菜，明天！你先让我吃了这一碗……”

话音未落，药鹰干脆把面碗抓离了桌面，向后一甩，轻松甩进了桌边的垃圾桶里，准确无误，半滴汤水也没洒到外面。大碗面的食物添加剂的味道，在它敏感的嗅觉中尤其刺鼻。

只要它在，就绝不允许瓶笙吃这种东西。但是它出门采药的时候就管不了她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让鹰省心呢！药鹰一脸恼火。

“啊啊啊啊！”瓶笙抓狂地把手指插进头发里一阵乱挠，“药鹰，你就是个母的！母的！”瓶笙气急败坏，口出恶言。

药鹰其实是只如假包换的雄鹰。自从瓶笙十六岁父亲去世后，药鹰就认定了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担任采药重任的同时，它还身兼瓶笙的家长、保姆、保镖等重要职务，事无巨细，呕心沥血，其工作强度严重超出了一只职能家禽的职责范围。

有什么办法？它不操心谁操心？

——谁让它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呢。

听到瓶笙敢顶嘴而且还扭曲它的性别，药鹰火了，浑身的毛竖了起来，一对鹰目凶狠地盯着她！

瓶笙顿时老实了。她知道，惹火了它，它的大翅膀真会抽过来，被这家伙抽一耳光可不是盖的，眼前得进十分钟的星星。

她没脾气地去摸包：“我去买菜，这就去买菜，你在家好好看门儿……”



随即瓶笙就关门落锁，只留下供药鹰进出的窗子，拎一把弯把雨伞，满腹不情愿地走出巷子，去超市买菜。纤细的身影，轻轻的脚步，平底鞋踏在石板路的薄薄积水上，发出噼噼的轻响，显得巷子尤其寂静。

瓶笙总是这样独来独往，包括以前上学的时候。她每每放学回家，一拐进巷子，顿时像走进世界最清静的角落。

在学校时，她尤其美丽的容貌也曾吸引了一些男生的追求，但最后都没了下文——谁愿意跟女孩子约会时，中间蹲一只横眉竖眼的大鹰呢？药鹰作为超级保姆，允许她约会，但它一定要跟着，要是哪个臭小子敢动手动脚，它一个钩嘴啄下去，臭小子无不抱着流血的手哭叫而去。

所以，瓶笙的桃花均被药鹰啄死在花骨朵阶段。而她也习惯了这种平静孤单的生活方式。

超市里，陆瓶笙推着满载的购物车，与一名陌生男子擦肩而过时，鼻间飘过一阵熟悉的气味。心中疑惑隐约浮现，她下意识地思索了几秒钟，蓦地顿住了脚步。随即她便撒手放开购物车，转身跟上那名男子。

男子看上去三十多岁，模样精干，一对眼睛不论看到哪儿，都带着几分苛毒的探究。他购物、付款、走出超市，瓶笙一直跟在他后面。他很快就注意到了身后跟着的姑娘，频频回头看她，她也不搭话，只拿一双明亮的眸子盯着他，毫不掩饰正在跟踪的事实。

男子觉得有趣，莫非是要有艳遇？走到人少的地方，他笑着回头，招呼道：“喂……”

陆瓶笙却已先行开口：“请问一下，你最近去过什么地方？”

男子一愣，脸上的笑容消失，蹙眉道：“你问这个做什么？”

陆瓶笙顿了一下，说：“我是个……医生。刚才，在你身上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感觉很不寻常。”

腥气。与蛟鳞所散发的一样的腥气。

男子脸上掠过茫然，旋即笑道：“我很健康，没有病。”

“没有病，却未必没有灾。”陆瓶笙盯住他，“能不能告诉我，你最近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或者，拿到了什么奇怪的物品？”

听到这话，男子的脸又沉了下去，警惕地扫视着她，说：“这跟你没关系。”说完他扭头就走，心中隐隐慌乱——这女人是干什么的？

“你的手中，或许有我想要的东西。”陆瓶笙徐徐的嗓音又牵扯住了他的脚步，“但是，那东西在你手里，大概不是什么好事。”

他停脚回头的时候，一个红色锦囊被她丢进他的怀中。他愣愣地接住。

她说：“这个给你，戴在身上，驱虫辟邪。如果有东西想转让给我，到沙砾巷的陆记草药铺找我。如果……”如果这个小小的药囊能救得了你的话……她把后半句话咽了下去。

这些人，不经历生死关头，是不信邪的。说得越多，他越以为她在忽悠他，还是各安天命吧。瓶笙不再看他一眼，转身走回超市，找那辆被她丢在半路的购物车。

购物车早被店员收拾走了。

她懊恼地返回蔬菜区，重新扫荡。

徐见手里捏着散发着辛辣药气的小小锦囊，在原地怔了半晌。绿衣女孩的飘逸身影消失在街角，像梦境里的一抹色彩，消失不见，仿佛不曾出现过。只有手里的锦囊，证明刚刚有过那么一场对话。

这女孩是什么来头？他身上有不寻常的气味？他低头嗅了嗅自己，似乎有淡淡的腥气。十天以前溅在身上的污水，怎么就这么难清洗？

女孩劈头就问他去过什么地方，干过什么事，惊得他一身冷汗，以为之前破坏、盗取文物的事情败露了。而这女孩也没追问下去，只丢给他这样一个小药包就走了，奇怪至极。

徐见是一名职业的民间文物收集者。不久以前，他的确去过一个叫作“藏龙镇”的地方，走街串巷收购民间古物时，遇到一位老人。老人衣着朴素，却有一副特异的长长红须，让人印象深刻。他花了三百元从这位老人手里收到一张古图。

古图虽然黄旧，绘着的图样却很清晰，描绘的分明就是藏龙镇周围的地势。有一处地方被醒目地标注了出来，怎么看都像一张藏宝图。

简直是天赐机缘。徐见暗暗惊喜，骨子里的猎奇和贪婪压抑不住。

藏龙镇，一个霸气的名字，实际上是一座朴实的山区小镇。远远望去，镇子里的低矮建筑像一堆小小的盒子窝在山前的缓坡上，后方，无边无际的大山蔓延展开。窄街的两旁，上百年的老屋和新盖的两三层小



楼间或站立，透露了这座镇子极其缓慢的发展速度。时光仿佛刚刚漫不经心地从这里路过，从街头到街尾，留下了各个年代的印迹，居民的生活悠闲平淡。

这样一座古也称不上文物、新也跟不上时代的小镇，名字倒起得如雷贯耳，难道是古时候这里出过什么大人物？

实际上，“藏龙”二字，源于镇子北面两里的那座“葬龙祠”。没错，是“葬”，不是“藏”。“藏龙镇”也本应是“葬龙镇”，“葬龙”二字在古时候犯忌讳，听上去也不吉利，于是换成了同音的“藏”字，再念成“捉迷藏”的“藏”音，一个原本让人心中发怵的名字顿时变得威武霸气。

镇名改了，“葬龙祠”却还是叫作“葬龙祠”。传说古时候祠边的深潭里居住了一条作恶多端的邪龙，镇上的人们年年要以一名少女、数头牲口供奉，它才肯消停。后有高人来到收服了它，指导百姓建起葬龙祠，将邪龙镇住。从此，这口深潭也就被称作“葬龙潭”。

古图中的记号，标注的正是葬龙祠的位置。

祠中难道有宝物？

之后，徐见以旅游者的身份再次来到藏龙镇，宿营在离葬龙祠不远的草地上。

深夜，月弯如钩，在暗黑的天空划出一道清冷的薄痕。徐见把越野车停在山脚开阔处，背了一个背包，借着这惨淡的月光，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葬龙祠。路虽然黑，他却不敢开手电筒，怕被不远处镇上的人察觉。

好在这里他已来过数趟，沿途记熟了地形，顺利抵达了葬龙祠的门前。

葬龙祠坐落在山谷里一口深潭边的一块巨大黑石上，青砖古旧，檐瓦破败，一扇油漆斑驳的木门上，挂了一把生锈的铁锁。一抹残月隐进云里，山风从幽黑深潭的水面上卷过来，阴寒浸骨。

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虽然这种事他不是第一次做，但今晚的气氛总让他觉得格外阴森邪门。肝颤归肝颤，他还是麻利地从背包里掏出一把撬具，果断撬开了那把锈锁。

刚刚推开木门，祠内积尘的味道扑面而来，与此同时，一个黑影迎

面袭来！

徐见惊得低号一声，躲闪不及，有冰冷的薄翼掠过他的脸侧，扑啦啦远去。

是蝙蝠。

徐见惊魂稍定，自嘲地笑了笑。白天过来踩点时，透过门缝张望，就曾注意到房梁上倒挂着的蝙蝠，刚刚心神不定的倒忘记了。然后，他打开手电筒，站在门口朝祠内扫了一下。光圈落在正中央一座两尺高的面目狰狞的彩塑神像上，徐见乐了。

香灰彩塑凶神像。

祠内这尊古神像本身，就让他很感兴趣。

这是一尊凶神像，只有两尺余高，塑工和上色却极尽精美。几百年的东西了，色彩还是很鲜艳，竟然都没褪色，古人上色的技术堪称一绝啊。但还有更绝的：据传这座神像并非用寻常泥巴塑造，而是当年人们在高人的指导下，用供奉邪龙时烧化的香灰，以鲜血和成泥塑造而成，内部还以丝绸做成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样样齐全。这尊神像的塑造技术相当稀有，就算今晚找不到其他宝贝，将神像抱回去定能卖个好价。

他没有犹豫，干脆上前试着搬动积满灰尘的凶神像。意外地，神像居然轻松地被挪动了。分量比预想中要轻得多！徐见心中欣喜。他本来还发愁将这个二尺高的泥胎背到宿营地的车上要花很大力气，现在看来没什么难的了！

双臂箍住神像，他用力一抱，神像就被搬离了神台。

与此同时，祠外的葬龙潭里，突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闷响，在静夜里，仿佛是来自地底的魔鬼的怒吼。

徐见被突如其来的“雷声”吓得打了个哆嗦，手臂一松，神像居然直直坠落在地，发出碎裂的闷响！

徐见懊恼地叫了一声，急忙用手电筒照着向地上看去，只见神像被摔碎成七八块儿，满地的碎末儿。这么一碎，露出了泥胎里丝绸做成的逼真五脏，与传说中的相符。而神像之所以这样轻，也是因为它是中空的。

徐见心疼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蹲下身子，绝望地翻弄一下碎片，眼见着是拼不起来了。这一票买卖，算是砸了！

他站起身来，拍拍手心里的尘埃，暗骂自己手滑，一砸至少砸了几



十万去。同时，他不甘心地用手电筒的光柱在神像的座台周围扫射着。

一道微弱的反光刺入他的眼睛，他心中一动，拿手电筒又扫了回去。

在神像原本所在位置的中心，厚厚的尘土中，露出一一点泛着青光的金属色泽。徐见探出手指，轻轻拨开掩盖的尘土，露出婴儿拳头大小的一枚金属兽头。

兽头虽然小，却青面獠牙，凶状毕露，铸工十分精细，颜色青黑，泛着黯淡的光泽，看不出是什么金属。

神像的屁股底下，竟然还坐着宝贝呢！徐见心中大喜，伸手握住兽头，往外一提，一下竟然没有扯动。他以为年深日久兽头锈在了底座上，此时月黑风高，心慌意乱，也不及细想，手上加力，再一拔。

“嚓”的一声，响起金属与砂石磨砺的轻响，兽头底下，竟有一根尺余长的钎子，被连根儿拔了起来。兽头与钎子竟然是一体的，兽头不过是钎子的顶端。随着钎子的拔出，一股黑色液体喷溅出来，有一些喷到了徐见的身上，散发着浓重的腥味。

徐见只当是些积水，也顾不得管，只低头看着钎子表面繁复的符咒状纹饰，分明是个雕工精美的古物，定然很值钱，他大喜过望。

这时，祠外又传来阵阵闷雷声，比刚才的雷声更令人心颤，伴随着突如其来的狂风，空气中弥漫着危险与不祥。

徐见惧怕起来，顾不得细看兽头钎子，匆忙将它装进背包，走出葬龙祠。

出得门来，他才发现祠外已是天地变色。天气似乎瞬间变得恶劣了，浓重的乌云低低压着，几乎压迫在了头顶上。顶着让人窒息的狂风，他隐约看到葬龙潭面积不大的水面上居然如同沸腾了一般大浪翻滚！

这样狭小的水面，就算风再大，也不可能刮起这样的巨浪吧？似乎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跟自己在葬龙祠所做的一切有关吗？徐见心中恐惧，便背着背包，急急忙忙地沿路返回。

他抵达营地的时候，大雨滂沱而下，天空电闪雷鸣。

尽管天气恶劣，他也丝毫没敢迟疑，立刻出发，冒雨驾车离开。

回到凌城，徐见对于葬龙祠的事心有余悸，一直窝在家里没敢出门。

十天过去，他惊魂甫定，嘲笑自己竟然会被一场暴风雨吓到，家里囤粮也耗尽了，就出门去买些吃的。

天气还是不好。自从那天的暴风雨后，天气一直阴雨不断，湿漉漉的，让他心情郁闷，又遇上这个女孩，说了些奇怪的话，让他心情更差了。手扬了一下，他就想把锦囊丢掉，却又停住了。

不知哪根筋被触动，他把锦囊揣进了上衣口袋，继续走他的路，并迅速把这事丢在了脑后。

两天后的早晨，陆记草药铺尚未开门营业，陆瓶笙就被一阵疯狂的拍门声惊醒。她打开店门，门外冒冒失失地冲进一个人来，瓶笙险些被他撞到，幸好侧身避过。那人进来以后直接拱到墙角，拿脊背抵着墙角，抱着脑袋，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呜咽声。

瓶笙走近两步，低头看了看这人，认出来了。正是前几天她在超市遇到的那个身上散发腥气的男人。

半个小时以后，徐见坐在里屋的椅子上，手里捧了一杯热水，脸色依旧青白，目光呆滞，身体的颤抖却比刚才要好多了。

陆瓶笙隔桌坐在他对面，沉静地看着他，问：“怎样？遇到什么事了吗？”

徐见缓缓抬头，盯着她，眼珠因为恐惧微微外凸。

“妖怪。”他咯咯作响的牙缝里挤出这样的字眼，“妖怪。”

然后，徐见断断续续地描述了昨天晚上的遭遇。

一个四肢生有青色鳞片的怪人闯进他的家里，眼睛是疹人的竖瞳，身上散发着恶腥，衣衫破烂，仿佛从下水道里钻出来的一条蜥蜴，开叉的黑色舌尖吞吞吐吐。青鳞怪人不会讲话，只把绿森森的手伸向吓呆的徐见的喉咙。手尚未接触到他时，一张怪脸突然扭曲了起来，接连后退了几步，摇头晃脑挤眉弄眼，露出很厌恶的样子。然后它就不再贸然攻击徐见，只在他的屋子里不停地翻找……翻找……地板上留下闪闪发亮的黏液印子。直到天快亮时，它才离开。

徐见看了一眼瓶笙，声音干涩地说：“我想，大概是你给我的药包起了作用。那药包里装的是什？”

“一点强力驱蛇的药物而已。”瓶笙问，“你是怎样惹上它的？”

“全是藏宝图惹的祸！”

“藏宝图？”



“在这里！是个红胡子的老头卖给我的。”说着，徐见就从口袋里掏出藏龙镇上遇到的红须老人卖给他的古图，展开给瓶笙看。

只展开一半的时候，怪异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古图在他的指下迅速发黑枯朽，如同被火烧焦一般，却不见烟火，瞬间成为灰屑，从指间滑落在桌面上。

徐见目瞪口呆：“这……这是怎么回事？”

“妖术。”瓶笙嫌恶地把灰屑抚落到垃圾桶里，“你是中了圈套了，有妖物故意引你去那里，释放蛟妖的。”

徐见惊异得说不出话来。那个红须老人，究竟是谁？或者说，究竟是什么？

瓶笙问：“那么，你知道青鳞怪人在找什么吗？”

“大概是找这个。”说着，徐见从怀中掏出一个长形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一个尺余长的青色兽头钎子，“我把它锁在暗藏的保险柜里，那怪人没有找到。”

瓶笙仿佛被它散发的煞气逼迫到，不禁朝后坐了坐，扯远了与铁钎的距离，低声念道：“镇妖钉！”

“什么？”徐见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

“镇妖钉。你了不起啊。拔出了镇住蛟妖的镇妖钉，放出了蛟妖。”

“什么？我放出了它？那传说是真的？鬼才相信！”

瓶笙扬了扬眉，不语。

徐见想起昨夜的经历，挫败地说：“好吧，我信。”

然后，他对这个小他十几岁的女孩子，老老实实交代了在藏龙镇做的好事。

讲完，他问：“昨天晚上我见到的就是蛟妖吗？”

“不，那是蛟奴。”

“蛟奴又是什么东西？”

“是蛟妖捉住活生生的人，把他变成半人半蛇、力大无穷的怪物，为它所奴役。你，害了很多我呢。”

徐见心底掠过寒意：“可是它为什么想害我？不是我把它放出来的吗？它不是应该报恩吗？”

瓶笙冷笑：“你以为你是放出了瓶中的精灵？你以为它会帮你实现